存人編

顏習齋先生闢異錄

陽宅闢謬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存人編

顏元著

本館據幾輔叢書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存人編

喚迷途序

喚迷途博陵顏元所著以勸僧道歸人倫之書也既成而自序之曰昔者唐虞三代聖人疊興代天子民家給之宅人分之地生幼者有助齒衰者有養殘疾無告者倍爲矜恤民生無不遂也設爲庠序學校國州黨閭莫不有學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民性莫不各正也秦人作俑將聖人養民教民之具廢棄殆盡漢家七制之主雖曰英君其於先王之政曾不能復十一於千百民無恒產失其養者多矣無恒產因無恒心喪其性者多矣即使外國之妖邪不入天朝之化淩俗壞亦不知何底也迨東漢明帝信傳流之詭說迎妖魔於西域其言曰得其道可以治天下嗚呼世有滅絕人倫之道可以治天下者乎其徒沙門數人隨之而入明帝與楚王英輩男婦焚香頂禮設醮齊僧創爲清涼臺以供佛骨施設衣食以養沙門而天朝自是有佛矣其父光武皇帝以前天朝固止祭天地、宗廟、社稷、五祀、八蜡、馬祖、各家祖先未有所謂庵觀寺院佛菩薩者也沙門等侈其師說以念佛看經可得福利誘我愚民之欲以不信三寶必入地獄碓搗、磨研、油鐺、火熬等危言嚇我愚民之膽於是信奉者衆而爲沙門徒者有利無產無依之民靡然從之而我（以下原版闕）

存人編卷一

博野顏元著

喚迷途

第一喚

此篇多爲不識字。與住持雲遊等僧道立說。此項人受惑未深。只爲衣食二字。還好勸他。譬如誤走一條路。先喚那近者回來。我們這裏喚。那近的以先聽得。故第一先喚平常僧道。

凡人做僧道者。有數項。一項是本人貧寒。不能度日。或其父母貧寒。不能度日。艱於衣食。便度爲僧道。一項是禍患迫身。逃走在外。或兵亂離家。無地自容。度爲僧道。一項是父母生子女不成。信佛道在寺廟寄名。遂舍入爲徒。一項是偶因災禍。妄信出家。爲脫離苦海。或目觸寺廟傾倒。起心募化。說是建立功果。遂削髮爲僧。或戴髮稱道人。大約是這幾項人。或有不得已。或誤當好事做。不是要惑世誣民。滅倫傷化。使是聖人出世。亦須哀憐而教化之。不忍收爲左道之誅也。但你們知佛是甚麼人否。佛是西域番人。我們是天朝好百姓。爲甚麼不做朝廷正經的百姓。卻做那西番的弟子。他若是箇好人還可。他爲子不孝他父母。爲臣不事他君王。不忠不孝。便是禽獸了。我們爲甚麼與他磕頭。爲甚麼做他弟子。他若是箇正神

還可．他是箇西方番鬼．全無功德於我們．我們這房屋．是上古有箇聖人．叫有巢氏．他教人修蓋．避風雨虎狼之害．我們於今得住．我們這衣食．是上古有個聖人．叫神農氏．教民耕種．又有黃帝元妃．叫西陵氏．教人蠶桑．我們於今得吃得穿．我們這田地．是陶唐時有箇聖人．叫神禹．把橫流的洪水都治了．疏江淮河漢．鑿龍門．通大海．使水有所歸．我們於今得平土上居住．我們這世界．是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合漢、唐、宋、明、以來．歷代帝王聖賢．立禮樂刑罰．治得乾坤太平．我們纔得安穩．所以古之帝王聖賢．廟食千古．今之帝王聖賢．受天下供奉．理之當然．佛何人．有何功德．乃受天下人香火．眞可羞也．眞可誅也．你們動輒說賴佛穿衣．指佛吃飯．佛若是箇活的．不忠不孝．尙且不當穿天下人的衣．吃天下人的飯．何況佛是箇死番鬼．與天朝全無干涉．你們焉能指他吃穿．的語云．無功食祿．寢食不安．你們又動輒念經宣卷．神要那西域邪言做甚麼．人要那西域邪言做甚麼．白白的吃了人家的．活時做箇不安當的人．死了還做箇帶缺欠的鬼．我勸你有產業的僧人．早早積攢些財物．出了寺娶箇妻．成家生子．無產業的僧人．早早拋了僧帽．做生意工匠．無能者．與人傭工．掙箇妻子．成箇人家．上與朝廷添箇好百姓．這便是忠．下與祖父添箇兒孫．這便是孝．使我上面千百世祖宗有兒孫．下面千百世兒孫有祖父．生作有夫婦、有父子、有宗族親友的好人家．死入祖宗墳墓．合祖宗父兄族人．埋在一塊土．做箇享祭祀的鬼．思量到此．莫道是遊食僧道．與住持僧道．便是那五臺山京都各寺觀大富貴僧道．也不該貪戀那無意味的財產．你們說那有錢的僧道．像甚麼．就是那內官家富貴．便黃金千兩．位享三公．斷了祖父的血脈．

絕了天地生機。竟成何用。思之思之。

老僧人。老道士見的明白。你們受苦一生。中甚麼用。無徒弟的。再不消度人了。誤了自己。又誤他人。神明也不佑。有徒弟的。早早教他還人倫。你若十分老。便隨徒弟去度日。若不十分老。也尋法娶妻。便不娶妻。也還家。家下有房屋田產的固好。雖無田產房屋。尋箇手藝生理的也好。就兩者俱無。雖乞食度日。比做僧道也好。好在何處。現有宗族。合他有父兄子姪情分。便病了。他直得照管你。便死了。他直得埋殯你。便做鬼。也得趁祖宗享春秋祭祀。豈不是好。若做僧道。莫說遊僧遊道。死在道路。狼拖狗曳的。便是住持的。若無徒弟也苦。雖有徒弟伏侍的。終是異姓人。比不得我兒女。是我骨肉。也比不得我宗族。是我祖宗一派。死了。異姓祭祀。也無饗理。況世上那有常常住持的寺院。究竟作無祭祀的野鬼。豈不傷哉。

歸人倫事。最宜蚤圖。第一件先要知前日由平民做和尚。是朝廷的逃民。是父母的叛子。是玷辱親戚朋友的惡事。古人云。不忠不孝。削髮而揖君親。遊手遊食。易服而逃租稅。只此四句。斷定和尚不是好人了。今日由和尚做了平民。是朝廷正道百姓。是父母歸宗孝子。是從頭有親戚有朋友的好事。古人云。自新休問昔狂。留予稱成湯改過不吝。自新便成的君子。改過便做的聖人。我之歸也。不忍我祖宗無後而歸也。不忍我父母無子而歸也。是謂之大仁。不願天下人皆有夫妻。我獨為鰥夫而歸也。不願貴賤賢愚皆為朝廷效力。獨我為猾民而歸也。不願昆蟲草木皆為天地廣生成。我獨腐朽而歸也。是謂之大義。大仁大義之舉。而世人反以為不美事。名之曰還俗。夫謂之俗。必以為作僧道是聖果事。而今還於俗凡也。必

以爲是清雅事。而今還於俗鄙也。必以爲新奇事。而今還於俗常也。嗟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此尼父之所大慮也。吾今正其名曰。歸人倫。明乎前此迷往他鄉。而今歸家也。明乎前此誤入禽獸之夥。而今歸人羣也。明乎前此逸出彝倫之外。而今歸子臣弟友之中也。世人去家鄉數千里。見一本土人。輒涕泣不勝。一旦還鄉。則隣里皆來看望。心安意樂。今之歸倫。何獨不然。僧道有歸人倫而來見吾者。吾必酒食待之。爲之圖謀生理。吾黨有寄尺書口信於吾者曰。某處某僧道。今歸倫於某府州縣某鄉。爲某姓名矣。吾必不遠百里。具儀往賀之。人之好善。誰不如我。鼓動天下。救濟生民。同志者共勉之。

你父母生你時。舉家懽喜。門左懸弧。懽喜者以爲他日奉養口體。承宗繼嗣。有所託矣。一旦爲僧道。生不能養。死不能葬。使父母千萬年無掃墳祭主之人。一思赤子懷抱時。你心安不安。懸弧者。男子生下。當爲朝廷應差應甲。平定禍亂。大而爲將。小而爲兵。射獵四方。生人之義也。一旦爲僧道。便爲世間廢人。與朝廷無干。不但不爲朝廷効戰鬬。並不當差納糧。以供其上。回思懸弧之義。甯不自愧。

禽有雌雄。獸有牝牡。昆蟲蜾蠃亦有陰陽。豈人爲萬物之靈。而獨無情乎。故男女者。人之大欲也。亦人之眞情至性也。你們果不動念乎。想欲歸倫。亦其本心也。拘世人之見。以還俗爲不好耳。今無患矣。我將此理與你們說明了。更不可自己耽誤。

細思來。你們爲僧道也。只爲吃碗自在飯。豈不思上自天子。下至庶人。皆有所事。早夜勤勞。你們偏偷安白吃。就如世間倉鼠木蠹一般了。是甚麼好。試看世上各行生理手藝。命中有飯吃。自然餓不著。你何必

做僧道。你命中若不好。做僧道也受饑寒。況有一種赴苦做活。種地灌園的僧道。一般受苦。爲何廢了人倫。你們都思量思量。不可胡迷到底也。

第二喚。

此篇多爲參禪悟道。登高座發偈律的僧人。與談清靜煉丹火希飛陞的道士立說。較前項人惑漸深。迷漸遠。喚回頗難。然此等率出聰明靜養之人。聰明人易馳高遠。故惑於異者多。僕以爲聰明人易惑。亦易悟。靜養人善思。又善聽。況吾之俚言。如數一二。如辨黑白。如聞鐘鼓。亦易入者。一悟一思。而猛然醒。幡然改。同快人倫之樂。豈不美哉。

佛道說眞空。仙道說眞靜。不惟空也。並空其空。故心經之旨。無無明。亦無無明盡。不徒靜也。且靜之又靜。故道德經之旨。牝矣又玄。玄矣又屯。屯吾今以實藥其空。以動濟其靜。爲僧道者。不我服也。入之深。惑之固。方且望其空靜。叩前進之不暇。又焉能聽吾所謂實與動乎。今姑卽佛之所謂空。道之所謂靜者窮之。而後與之言實與動。佛殊不能空也。卽能空之益無取。道殊不能靜也。卽能靜之益無取。三才既立。有日月則不能無照臨。有山川則不能無流峙。有耳目則不能無視聽。佛不能使天無日月。不能使地無山川。不能使人無耳目。安在其能空乎。道不能使日月不照臨。不能使山川不流峙。不能使耳目不視聽。安在其能靜乎。佛道之空靜。正如陳仲子之廉。不能充其操者也。卽使取其願而各遂之。佛者之心而果入定矣。空之眞而覺之大矣。洞照萬象矣。此正如空室懸一明鏡。並不施之粉黛妝梳。鏡雖明亦奚以爲。曰大

覺曰智慧曰慈悲而不施之於子臣弟友方且照不及君父而以爲累照不及自身之耳目心意而以爲賊天地間亦何用此洞照也且人人而得此空寂之洞照也人道滅矣天地其空設乎道者之心而果死灰矣嗜慾不作心腎秘交丹候九轉矣正如深山中精怪並不可以服乘致用雖長壽亦兩間一蠹曰眞人曰至人曰太上而不可推之天下國家方且盜天地之氣以長存煉五行之精以自保乾坤中亦何賴有此太上也且人人而得此靜極之仙果也人道又絕矣天地其能容乎世傳五百年雷震一次此必然之理蓋人中妖也天地之盜也

請問若輩聰明人乎愚蒙人乎果愚蒙人也宜耕田鑿井以養父母以受天子之法制不應妄爲大言鼓天下之愚民而立教門若聰明人也則以天地粹氣所鍾宜學爲公卿百執事以勤民生以佐王治以輔扶天地不宜退而寂滅以負天地篤生之心

朝廷設官分職以爲萬民長立法定律以防萬民欲人雖賢智只得遵朝廷法律而行所謂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也你們輒敢登高座談禪使人跪問立聽輒敢動刑杖是與天子長吏爭權也輒敢別定律令號招士民謂之受戒各省直愚民呼朋引類赴北京五臺受禪師法戒是與天子爭民也堂堂皇王之天下儼然半屬梵王子之臣民倘朝廷震怒或大臣奏參豈不可懼猛醒猛醒

你們那箇是西域番僧大都是我天朝聰明人欲求道當求我堯舜周孔之道堯舜周孔之道是我們生下來現成的道此身是父母生的父母生此身如樹根長出身幹枝葉若去父母是樹斷了根還成甚麼

樹。所以堯、舜、周、孔之道。全在於孝。小而養口體。悅心志。大而顯親揚名。再大而嚴父配天。自庶人上至天子。各隨分量。都要完滿。毫釐不盡。便是缺欠。便不可以爲子。不可以爲人。況敢拋卻父母。忍心害理。視爲路人還了得。此身合兄弟同生。都要相愛。有兄長。又如樹上生的。前一節。後一節。若離了。兄正如樹枝斷去前截。定後截都壞了。所以堯、舜、周、孔之道。全在於弟。隅坐隨行。尊父母的嫡子。敬之如嚴君。愛父母的遺體。愛之如嬰兒。無貴無賤。各隨分量。都要完滿。分毫不盡。便是缺欠。便不可以爲人。弟即不可以爲人子。況敢拋卻兄長。忍心害理。視爲路人還了得。父母生下我。我又娶妻。作子孫的父母。他日子孫又長成作父母。故曰。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兄弟。有兄弟然後有朋友。有朋友然後有君臣。故堯舜之道。造端乎夫婦。此端字。是端倪的端字。如織布帛之有頭緒。如生草木之有萌芽。無頭緒則布帛沒處織。無萌芽則草木沒處生。無夫婦則人何處生。一切倫理都無。世界都無矣。且你們做佛弟子的。那一箇不是夫婦生來的。若無夫婦。你們都無。佛向那裏討弟子。佛的父親。若無夫婦。佛且無了。那裏有這一教。說到這裏。你們可知佛是邪教了。是異端了。假佛原是正道。原行得。他是西域的師。西域的神。我們有我中國的師。中國的神。自己的師長不尊。爲甚麼去尊人家師長。自己的父母不孝。爲甚麼去孝人家。何況原是邪教。原是異端。由其道一步行不去。從他做甚。你們最聰明。說到這裏。莫道你們有才料。在世間做的別事。便做箇農夫。做箇乞丐。也不失爲正人。爲甚麼上高座。闔眼竝手。跟番鬼談邪言。自欺以欺世也。思之思之。

佛輕視了此身。說被此身累礙耳。受許多聲目。受許多色口鼻。受許多味心意。受許多事物。不得爽利空的去。所以將自己耳目口鼻都看作賊。充其意。直是死滅了。方不受這形體累礙。所以言圓寂。言涅槃。有九定三解脫諸妄說。總之是要不生這賊也。總之是要全其一點幻覺之性也。嗟乎。有生方有性。若如佛教。則天下並性亦無矣。又何覺。無所謂昭昭。何所謂暗暗。如佛教。並幻亦不可言矣。又何佛怪哉。西域異類。不幸而不生天朝。未聞我天朝聖人之言性也。未見我天朝聖人之盡性也。堯、舜、周、孔之言性也。合身言之。故曰有物有則。堯舜性之。湯武身之。堯舜率性而出。身之所行皆性也。湯武修身以復性。據性之形以治性也。孔門後惟孟子見及此。故曰形色天性。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形性之形也。性形之性也。舍形則無性矣。舍性亦無形矣。失性者。據形求之。盡性者。於形盡之。賊其形則賊其性矣。即以耳目論。吾堯舜明四目。達四聰。使吾目明徹四方。天下之形無蔽焉。使吾耳聰達四境。天下之聲無壅焉。此其所以光被四表也。吾孔子視思明。聽思聰。非禮無視。非禮無聽。明者目之性也。聽者耳之性也。視非禮。則蔽其明而亂吾性矣。聽非禮。則壅吾聰而亂吾性矣。絕天下非禮之色。以養吾目。賊在色不在目也。賊更在非禮之色。不在色也。去非禮之色。則目徹四方之色。適以大吾目性之用。絕天下非禮之聲。以養吾耳。賊在聲不在耳也。賊更在非禮之聲。不在聲也。去非禮之聲。則耳達四境之聲。正以宣吾耳性之用。推之口鼻手足心意咸若。推之父子君臣夫婦兄弟朋友咸若。是故禮樂繽紛。極耳目之娛而非欲也。位育平成。合三才成一性而非侈也。彼佛大之空天地君親而不恤。小之視耳目手足爲賊害。惟閉眼內顧。存養一點性

靈。猶瞽目人坐暗室。耳目不接天下之聲色。身心不接天下之人事。而方寸率思。無所不妙。可謂妄矣。妄在其洞照萬象也哉。且把自身爲賊。絕六親而不愛。可謂殘忍矣。及其大言慈悲。則又苦行雪山。割肉餧鷹。舍身餧虎。何其顚倒錯亂也哉。

洞照萬象。昔人形容其妙曰。鏡花水月。宋明儒者。所謂悟道。亦大率類此。吾非謂佛學中無此意也。亦非謂學佛者。不能致此也。正謂其洞照者。無用之水鏡。其萬象皆無用之花月也。不至於此。徒苦半生。爲腐朽之枯禪。不幸而至此。自欺更深。何也。人心如水。但一澄定。不濁以泥沙。不激以風石。不必名川巨海之水。能照百態。雖渠溝盆盂之水。皆能照也。今使竦起靜坐。不擾以事爲。不雜以旁念。敏者數十日。鈍者三五年。皆能洞照萬象。如鏡花水月。做此功至此。快然自喜。以爲得之矣。或預燭未來。或邪妄相感。人物小有徵應。愈隱怪驚人。轉相推服。以爲有道矣。予戊申前。亦嘗從宋儒用靜坐功。頗嘗此味。故身歷而知其爲妄。不足據也。天地間豈有不流動之水。天地間豈有不著地不見沙泥不見風石之水。一動一著。仍是一物不照矣。故管道楊傻子存學編所引。出山便與常人同也。今玩鏡裏花。水裏月。信足以娛人心目。若去鏡水。則花月無有矣。即對鏡水一生。徒自欺一生而已矣。若指水月以照臨。取鏡花以折佩。此必不可得之數也。故空靜之理。愈談愈惑。空靜之功。愈妙愈妄。吾願求道者。盡性而已矣。盡性者。實徵之吾身而已矣。徵身者。動與萬物共見而已矣。吾身之百體。吾性之作用也。一體不靈。則一用不具。天下之萬物。吾性之措施也。一物不稱其情。則措施有累。身世打成一片。一滾做功。近自几席。遠達民物。下自隣比。上暨

廟廊。粗自灑掃。精通燮理。至於盡倫。定制陰陽。和位育。徹吾性之眞全矣。以視佛氏空中之洞照。仙家五氣之朝元。腐草之螢耳。何足道哉。

四卻子曰。談仁義孝弟心性。如數家珍。明白愷切。不獨可喚僧道。卽吾儒皆當各置一通於座右。

第三喚。

此篇是喚醒西域眞番僧者。我天朝人誤走迷途。固皆呼之使轉矣。西域番僧。獨非同生兩間者乎。他既各具人形。便各有人性。予嘗自謂生遇釋迦。亦使之垂頭下淚。固以其人形必之也。況今番僧。亦不幸而生乎西域。爲其習俗所染。邪教所誤耳。何可不救之使歸人倫耶。你若識天朝字。自讀而自思之。若不識字。能解天朝語。可求人講與你們聽。

你雖不幸而不生天朝。你獨無父母耶。你父母生下你。你便不做人父母生人可乎。是釋迦誣了你。你求人講上兩喚聽便惺的。釋迦是邪說了。你看天地是箇大夫婦。天若無地。也不能化生萬物。天不能無地。夫豈可無婦。你看見婦人。果漠然不動念乎。這一動念。卻是天理不容滅絕處。只我天朝聖人。就這天理上。修了禮義。定就婚姻禮法。使天理有節制。以別於禽獸。然禽獸雖無一定配偶。而游牝以時。也是禽獸的天理。若人無配偶。是禽獸的天理也無了。豈非天地父母惡物乎。你們也當從我天朝行婚禮。配夫婦。有一定配偶。這便是人道了。力不能回家的。便在天朝娶妻學天朝人手藝。做個過活。成箇人家。生下子女。萬萬世是你們後代了。力能回家的。將這喚迷途帶去。講解與你國人聽。教他人人知釋迦是邪教。也

學我天朝聖人的道理。孝弟忠信。你們就是正道的祖師了。你們就是你國的聖賢了。與你國添多少人類。添多少親戚。添多少禮義。使是大有功德。大神必加福祉。你們子孫。爲官爲帝爲王。都是有的。你們看我天朝。爲帝爲王的。爲國公侯伯的。官宦的。多是羲、農、黃帝、堯、舜、周公、孔子、子孫。我教你歸人倫。是慈悲乎。釋迦教你斷子絕孫。做箇枯寂的鬼。是慈悲乎。你思量思量。

你們凡往天朝來的。都不是庸俗人。或奉你本國王命。進來妄說。做國師的。或差來納貢的。或差來觀天朝虛實的。或彼處豪傑自拔。要到天朝顯才能的。或彼國不得志。求逞於天朝的。大都是聰明人。且說你國也有夫妻否。也有兒女否。也有鄰里鄉人否。也有君臣上下否。夫妻也相配合否。生兒女也愛他否。兒女愛父母否。兒女同生。也彼此攵敬否。鄰里鄉人。也相交好否。君臣上下。也有名分否。吾知其必夫婦相配也。必父子相愛也。必兄弟同生者相敬也。必鄰里相好也。必上下有分也。這便是凡爲人類者。自然的天性。必有的道理。我天朝聖人。只因人自然之性。教人必有之道。因人有夫妻相配。便教他以禮相合。夫婦必須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六禮備而後成。成後還要相敬如賓。相成如友。夫義婦順。這叫做夫婦有別。那佛斷絕夫婦的好。還是夫婦有別的好。因父子相愛。便教他父慈子孝。父慈不但幼時懷抱養育。大時還教他仁義。管他幹正事。子孝不惟衣食奉養。還要和敬並盡。朔望節令。還行參拜禮文。沒後還有許多喪祭道理。這叫做父子有親。那佛斷絕父子的好。還是父子有親的好。因人兄弟相敬。便教他兄友弟恭。無論男兄弟女兄弟。都是兄愛其弟。弟尊其兄。一坐一行。都有禮法。不得欺侮。不得僭越。這叫做長幼有

序。那佛兄弟無情的好。還是長幼有序的好。因人鄰里相好。便教他同類相交。謂之朋。同志相愛。謂之友。以實心相與。以實言相告。這叫做朋友有信。那佛棄絕人類。入深山的好。還是朋友有信的好。因人上下有分。便教他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這叫做君臣有義。那佛斷絕君臣的好。還是君臣有義的好。我天朝道理。只有這五件。制許多刑政法度之文。禮樂兵農之具。水火工虞之事。都是要節宣這箇。維持這箇。當東漢時。有幾箇沙門。傳佛道入天朝。釀成無窮大禍。鳩摩羅什等。又番譯西域經文。傳有許多邪說。以惑天朝之民。這都是天地的罪人。你們更不可效尤。若能醒解我的言語。把我天朝聖人的道理。傳往西方。將喚迷途。番譯成西方的言語。使人都歸人倫。都盡人倫。莫說父盡父道。子盡子道。君盡君道。臣盡臣道。你西方諸國。享福無窮。只人也多生幾千萬。豈不是眞善果。勉哉。

存人編卷二

第四喚。

前三篇。喚迷途之人已畢。此篇又專爲名儒而心佛者立說。雖在五倫之中。而見涉禪寂。如宋蘇東坡、明王弇洲之徒。小有聰明。見聞濫博。啓口成辯。舉筆成文。不惟詞壇之雄。而無識之人。且尊爲儒者。其實邪正不明。得罪名教。一生學力。萬卷文章。只此一誤。舉無足觀。惜哉。

歐陽文忠。與蘇文忠。人品學問。俱難軒輊。只佞佛一節。蘇斯下矣。佛之爲邪。易明易見。長公之才。把筆何等氣力。立朝何等風節。到大悲閣記。四菩薩記等文。使卑鄙不堪。迷惑如田間村婦語。何其於堯、舜、周、孔之道頓忘。四書五經之理。遼萬里也。必是自幼生長川蜀之地。習見僧人。多讀佛書。入鮑魚肆。不覺其臭矣。文人看書。可不愼哉。

老泉傳家。原是文人伎倆。雖好讀孟子。只要討出文法。不是明道。故其夫妻皆佞佛。並其聰明子。亦誤之矣。豈不可惜。

歐陽文忠公。大有過人論頭。如說聖人教人。性非所先。其識高於程朱一派。蓋聖人教人。只是六德六行六藝。端木子明言。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性道不可得聞。程朱一派。好談性道。置起聖門時習事功不做。蓋亦隱爲禪惑。不覺其非。卻說永叔爲誤異矣。如作本論。勝於柳蘇諸人。但他亦是從文字起見。只作一

篇好文字耳。亦不是全副力量。衛聖道闢異端的人。公若向此處做工夫。與子瞻相交最深。自可一言而救正之。何至聽其惑迷而不返也。且與鄭公同在政府。若常講明邪正之理。鄭公亦必相感而化。以二公之賢。而不能化。亦未聞辯論救正之語。固知其非用功於闢異者矣。且與韓富二公。三賢秉政。大權在手。正當舉其所謂禮樂者。實行之矣。乃亦全不掛口。益見其爲文字之見。非孟子本領矣。

本論亦非確當之理。醫書云。急則治其標。緩則治其本。今佛氏之害。瀰天漫地。如人遍體瘡瘍。若是而言從容調理。血氣乎。抑急須針膏擦洗之方也。佛之害中人。便昏亂狂顛。發作便窒氣絕生。正如風痰急症。風不散則立刻癱瘓。火不解則立刻譫語。痰不吐不下。則立刻喪命。如是而言從容補陰陽乎。抑急須湯丸灸薰。散風降火。吐下頑痰之法也。佛之害在一日。則此一日中。普天下添多少人爲僧。便斷多少人血脈。如病瘟疫天疱。遲治一日。便多傳染幾人。如是而言采參於朝鮮以補中。斬咒於羌國以解毒乎。抑現用防風荊芥以汗之。苓連惡食金銀花之屬以解之之爲當也。公之言曰。幸有一不惑者。方艴然怒曰。將揮戈而逐之。有說而排之。千歲之患。偏於天下。非一人一日所可爲。民之沉酣入於骨髓。非口舌之可勝。莫若務本以勝之。嗟乎。公第甚言當務本耳。不知卻昧醫家急則治標。及標本兼治之法矣。是聖人不生。禮樂不興。使任佛氏之滅倫傷化。戕賊民生而不救乎。不幾如朝鮮之參羌國之咒不至。遂聽瘟疫天疱之死喪傳染而不治乎。何以爲醫也。乾坤中揮戈逐佛。著說排佛者。若傅尙書、韓吏部、胡致堂。其表著者。公亦其一人矣。若非有公輩數人。不忠不孝數語。佛骨表、原道、本論、數文在。乾坤更不知何底矣。非一人

所可爲。雖千萬人亦一人之倡也。非一日所可爲。雖千百年亦一日之積也。救得一人是一人。轉得一日是一日。正得一分是一分。又曰。民之沉酣骨髓。非口舌所可勝。亦未之思也。積蚊成雷。累畫成册。吾儒在上者。則興禮樂以化民。在下者。則崇仁義以明道。彼佛何所有哉。徒以口舌簧鼓。轉相惑誘。遂亂天下至此。吾獨不得以口舌救之乎。天相吾道。吾人而在上也。一面興禮樂。謹學校。以修其本。一面立法禁。施誥命。以治其標。天不相吾道。吾人而在下也。一面崇仁義。勵躬行。以修其本。一面詳辯論。著書說。以治其標。夫禮樂明則人才出。而操戈排佛者益衆。此本而標之之法也。辯論著則君相悟。而禮樂興。此標而本之之法也。庶幾其善醫矣。

愚蒙人爲禿番所欺。固可憐。聰明人未聞堯、舜、周、孔之道。見異而遷。亦無怪。所可惡者。柳、富、蘇、王以絕世之才。讀孔子之書。有目而不分黑白。有耳而不辯鐘聲。時而堂堂正正。談理如海潮河決。時而窒心眯目。迷惑如村婦牧兒。最足以侈愚僧之口。迷俗人之向。此君子所深爲痛恨者也。紙上雄文。立朝氣節。皆孔子所謂其餘不足觀者。功不抵其罪也。明之弇州輩。特一文士耳。未必有大君子與之交也。柳則友韓矣。富、蘇則友歐陽矣。柳、富、蘇之不虛心受益。韓、歐之不極盡規勸。均可憾也。今世而有韓、歐、乎。遇友人之柳、富、蘇者。宜極盡其救正。正之不可而再。再之不可而三而四。此非小故也。今世而有柳、富、蘇乎。遇友人之如韓、歐者。則宜虛心受益。改轍自新。勿取誅於君子可也。試看賈島一詩僧耳。從昌黎而歸人倫。佗來千古美談。況吾儒中豪傑。而可自誤乎哉。

三代後唐之昌黎。宋之程、朱。明之陽明。皆稱吾儒大君子。然皆有與賊通氣處。有被賊瞞過處。有夷瞧結社處。有逗遛玩寇處。今略摘一二。與天下共商之。非過刻也。恐佛氏借口。與儒之佞佛者。倚以自解也。昌黎詠佛不遺餘力。死生以之。眞儒陣戰將也。惜其貶潮州時。聞老僧太顛。召至州郭。與之盤桓。及其將行也。又留衣服爲別。夫使太顛可教。則一二見可化之歸儒。不可教。則爲不就撫之猾寇。又何久相盤桓。留衣相贈乎。不幾夷瞧結社乎。及孟尚書聞其事。貽書致問。又稱太顛頗聰明。識道理。予閱答書至此。大爲驚異。世豈有爲僧之人。而識道理者乎。豈有識道理之人。而爲僧者乎。則昌黎所見之道理。必尚有微異於孔孟者矣。則昌黎之交太顛。必尚有微爲瞞過者矣。不幾逗遛玩寇乎。周子太極圖說。已多了無極二字。極乃房上看檁。是最上之稱。又加以太字。是就無可名處。强指之矣。又何所謂無極乎。至其言性。又不合加一惡字。故程朱由此。皆誤言氣質有惡。又言氣質爲吾性害。是卽爲六賊之意。浸過儒道分界矣。朱子盡力與象山辯無極二字。是卽爲佛之空。老之無。隱蔽矣。至程子作詩說。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風雲變態中。又云。隔斷紅塵三十里。白雲紅葉兩悠悠。朱子動輒說氣質雜惡。動輒說法門。陽明近禪處尤多。習俗移人。賢者不免。所謂與賊通氣者此也。

儒之佞佛者。大約是小智慧人。看道未貫上下。或初爲儒者。而功力不加。畏聖道之費力。半途欲廢。又恥於不如人。遂妄談空虛。以誇精微者。或貪名利。工文字。名爲儒。而實不解聖道爲何物。亦如愚民見異端而驚喜者。至惑地獄禍福之說。而從之者。民斯爲下矣。何謂小智慧。見道未貫上下者。彼多謂佛之上截。

與吾儒同或竟謂佛得其精。吾儒得其粗。此其人學識未大。未能洞見性命之本。及吾道體用之全。見宋明儒者之所謂性。無能出乎佛氏之上。一聞禪僧之談心性。遂傾心服之。謂上截儒釋原不異也。嗟乎。不幾如吾存性編中所云。根麻而苗麥乎。天地間豈有此理。有上截本仁而下截不愛父母者乎。有上截本義而下截不敬君上者乎。抑其上截之原非仁義也。吾儒以仁義禮智信爲性。而佛以空虛不著一物爲性。以仁義爲性。故忠孝者。仁義之發也。仁義者。忠孝之源也。後截之忠孝。與上截之仁義。如樹之根與枝一體也。佛之上截總一空。故爲不忠不孝之教。斷絕倫物。下截亦總一空也。又焉得上截同。而下截始異哉。此輩猶能見宋明儒者之性者也。至謂佛得其精。吾儒得其粗者。又並宋明儒之性未之聞乎。日徒以章句目儒業。即粗聞仁民愛物作用。亦第視爲後起事。不知堯舜之精一執中。三事六府之體也。三事六府。精一執中之用也。周孔之一以貫之。三物四教之體也。三物四教。一貫之用也。如樹之根本枝幹。通爲一體。未可以精粗分也。故無根本則無枝葉矣。無枝葉則非根本矣。梧檟之根。藏十千年。與穢廚同譏。彼佛氏固未可以精言也。又何者是其精乎。以腐穢爲精。愚之愚者矣。何爲以初爲儒功。半途而廢。妄談虛空以誇精微者。人性皆善。雖甚惡人。必有善念一動之時。雖甚濁世。必有特起作聖之士。但吾儒之道。六歲教名數。七歲教別。八歲教讓。九歲教數日。十歲學書計。幼儀。十三歲學樂舞。十五歲入大學。凡六德六行六藝。一切明親止至善者。俱步步踏實地去做。二十歲尚不許教人。到三四十。發揮其幼學者。進見之君民。退式乎風俗。今世全錯了路徑。少小無根本。粗者求之章句。精者求之靜敬。到數年或數十年後。全

不見古人充實大化之我貶。全體大用之我醧。再進無工程之可據。回顧無基本之可惜。又恥於奔寶山半生。作空手回之漢。遂放達者。爲莊周李贄之流。謹飭者。作龜山定夫之輩。非以欺世也。略以自塗抹其作聖初心。而不染於禪者鮮矣。不知世降學晦。孔徑久荒。卽虛花無果。前路弗憑。正宜返求之實地。雖六德之一德。六行之一行。六藝之一藝。不自失爲儒也。卽精力已竭。尺寸莫贖。惟當痛自悔恨。如漢武輪臺之詔。亦自千古共諒。何必益爲虛大。而叛背於聖道之外哉。君子思之。何以謂名爲儒。而實不解聖道。亦如愚民之見異而喜者。自幼惟從事做破題。捭八股。父兄師友之期許者。入學、中舉、會試、做官而已。自心之悅父兄師友。以矢志成人者。亦惟入學中舉會試做官而已。萬卷詩書。只作名利引子。誰曾知道爲何物。故以官長進士舉人。而聽講於村俗僧人。驚道妙而師事者者有之。以秀才而信旁門邪說。入焚香會者有之。豈儒者而喪心至此乎。抑原未嘗於儒道參一解行一步也。況做秀才而貪利肆行。爲官長而染指負上。中氣必餒。中心必懼。明懼朝廷之法。幽懼鬼神之禍。一聞佛者顚頂之說。烏得不悅。一聞空名利之談。烏得不服。一聞識悔消災之技。又烏得不甘心也。況僧道惑世誣民之巧。網亦密矣。地獄報應之說。僅足惑天朝之愚民。痘疹送生仙妃之說。僅足惑天朝之婦女。士大夫不之信也。又創爲文昌帝君之神。謂司人間科甲貴賤。又恐其教之淡薄苦寂。士夫未必肯受也。又創爲準提菩薩會。每月只幾日不食酒肉。又許那借。以遂其口腹之欲。予之以不得不悅。不得不服。不得不甘心之勢。而又開之以不甚苦而易從之門。烏得不莫之禦而從於邪也。雖然。天理自在人心。猛一覺照。愚蒙之夫。無不可去邪而歸正。況我

輩士夫。聰明傑秀。高出尋常萬萬者乎。急出幽壑。返登喬木。是所望於今之君子。

地獄輪回之說。我天朝聖人全未道及。仲子路才一問事鬼神問死。便截斷不與言。蓋人之與天地並大者。盡人道也。盡人道者。方且參天地。贊化育。盡幽明上下。而自我治之。又焉得舍生人之理而不盡。暇問鬼道乎。故地獄無之乎。君子不道也。有之乎。則君子行合神明。自當上升。爲聖爲賢爲神。彼滅倫敗類。不作生理之佛之僧。生時已背叛人紀。脫離人羣。不可以爲人矣。死後其可對冥府之神乎。不知神之所欽重福利者。其在忠君孝親者乎。其在無父無君者乎。且不忠之臣。但愧忠臣耳。不孝之子。但愧孝子耳。而猶爲君之臣父之子也。設冥府果因生前之行。而擬之罪。恐視夫舍君而不之臣。舍父而不之子。尙有輕重差等也。況不爲亂臣賊子者乎。故明舍人道。而好談幽冥。盡人皆不可。而佛僧更非所當言。奈何反以我輩全人倫之人。而聽彼言之妄。可謂愚矣。

禍福懺悔之理。若聽信僧言。更爲可笑。古人云。積善之家。降之百祥。積不善之家。降之百殃。又云。鬼神福善而禍淫。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此禍福正理也。成湯改過不吝。顏子不貳過。此悔過改過正理也。若能日畏天理。日畏王法。不作虧心事。尙矣。卽貪財好色。做出無狀。猛然一醒。痛改昨非。成其今是。孝親敬長。忠君愛民。恤孤濟寡。救難扶危。眞心實力。足以格天地。感鬼神。況於人乎。去卻半生惡。成此半生善。或掃去五分惡。成其五分善。昔伯夷不念舊惡。孔子見人一善。而忘其百非。吾以爲神明亦當如是。只眞心自新。便爲君子。自是朝野欽之。鬼神敬之。又何借佛力僧經。作三昧法水哉。今有人罪惡種種。官府將依

律定罪。或有言此人素孝。此人素弟。或有言此人素有大功於國君。有大功於生民。則周禮八議之法可行。若空言再不敢了。官其減罪乎。若言出於大聖大賢。或忠臣孝子。或朝廷貴人。官府或因而少減其辜。亦未可知也。今誦西番邪妄之經。依佛氏不忠不孝之鬼。而求以免禍辟。如作竊盜。而求强賊爲之請討。罵兄嫂而借弒父母者。爲之先容。罪不更加之耶。願熟思之。

第五喚。

儒名而心禪者。大足爲世道人心之害。既呼回之矣。世間愚民信奉妖邪。各立教門。焚香聚衆者。固皆俗鄙無足道。然既稱門頭。亂言法道。羣男女廢業而胡行。誘惑良民。甚至山野里比皆遍。則其爲害。亦不小矣。愚民何知。不過不曉念佛看經之爲非。不知左道惑衆之犯律。妄謂修善而爲之耳。若不急急喚醒。恐他日奸人因以起事。則黃巾白蓮之禍。恐卽在今日之皇門九門等會。上厪國家之憂。下阬小民之命。新河之事。不已可爲覆車之鑑哉。此篇各因其愚。而開明之。庶迷途上箇箇喚回。共由蕩平之正路。是予之願也。

吾觀當今天下僧道。是大迷途。其迷途中之岐途岔路。或有信佛。或有信仙。或仙佛兼奉。而各立教門。交相誘引。焚香惑衆。各省下蓋多名目。吾未之遍遊而全知也。惟就吾之近地眼見者。一一正其誤而喚之回。則他省府州縣。名目雖不同。而凡不遵子曰弟友之道者。使是邪說。不安爲朝廷百姓。而名爲道人者。便是左道。皆可類推。而急醒改之。大率你們做頭行的。都說是正道要化人。你們做小道人的。都不肯說

是邪.只當是修善.這善字不明.修字不講.是今天下大關係也.在位大人.惟大學首章三綱領.是眞善.實去明德.實去新民而止至善.自格物以至明德於天下.當先者便先加工夫.當後者便後加工夫.這便是眞修善.外此者都不是善.都不是修善.無位的百姓.只今聖諭朝廷官府.立鄉耆鄉約.講解教人的木鐸老人.朔望搖鈴曉諭的.便是眞善.實去孝順父母.實去尊敬長上.實去教訓子孫.和睦鄉里.各安生理.勿作非爲.便是眞個修善.若去口中念不忠不孝的佛.聚會講無影無形的經.這不獨犯王法.大是得罪神明.你們聽那邪說久了.迷的深了.如今說是犯王法.你們不解.譬如你們姓張.你們的兒子.卻說他不是你兒子.我姓李.你們容他不容他.朝廷以道化天下.我們就是他道中人.你們而今另立門頭.說我別是一教.這便是反了教了.便和你兒子不從你姓.從人姓一般.朝廷怎麼容的.今日發文.明日發禁.你們不曾見麼.京中剛了甚麼無生老母.殺了許多倡邪道人.你們不曾聽的麼.你們那頭行.叫你們說.上頭不是拏持齋念佛的.是恐怕聚衆謀反.不曉的聚衆謀反.是別有律條.不與持齋相干.持齋念佛.叫做左道惑衆.是大犯法的.便是一箇人持齋立教.也該問罪.又說他若是拏我.我便吃酒肉.不知上面不是爲你不吃酒肉.是爲你另立教門.你如今可醒.那犯王法的去處了麼.其得罪神明在何處.我說與你深微道理.你們也不解.且就明白的與你說.你們家下供佛的.供仙的.三世再無不得奇禍的.再無不得斷宗絕嗣的.再無不得惡疾的.這是怎說.他是忍心舍世的很鬼.他是無子無孫的絕魂.你們把那很鬼絕魂.招到宅上.焉得不作禍.焉得有子孫.且如今人.請幾箇和尚道士.來住在宅內.是好不好.且佛亦非以不好

事。故意加你。辟如一人。吃著山藥甜。遇心愛的人。亦必教他吃山藥。又如溺者喜人溺。縊者喜人縊。佛以覆宗絕嗣爲好。你們敬他。以氣相召。也叫你覆宗絕嗣。是必然的了。我們宅上。自有當祭的五祀正神。門戶中霤井竈。古人祭五祀。或今庶人。只祭二祀一祀。至於士庶人。各祭其祖先。又是古今通法。今你們不祭五祀。不祭祖父。專祀邪神。辟如你們兒子。有酒食。只將去與張三李四吃。反不孝父兄。你心下惱他不惱他。責懲他不責懲他。神明自是不容加禍來。祖先自是不救。此所以得罪神明先靈也。你們如今可醒的了麼。你們當初原是要修好。只差走了路。拏著不好當好修。朝廷官府。也還憐憫你們。也還寬待你們。從容曉諭。教你改圖。更有一等可惡的。聽見傳下禁旨。官府告示。反說是刮風裏落病裏。也把怕王法歸正道的好人。反說是病裏不耐風。你們執迷不醒。不遵王法的。倒是好裏把王法比做狂風。而朝廷官府。聽的此話。眞個拏起來。殺起來。怎麼了得。有識者替你寒心。急醒急醒。

上一段。是大概勸諭天下走邪門的。我直隸隆慶、萬歷前。風俗醇美。信邪者少。自萬歷末年。添出箇皇天道。如今大行京師府縣。以至窮鄉山僻。都有其法。尊螺蚌爲祖。每日望太陽參拜。似仙家吐納采煉之術。卻又說受胎爲目連僧。口中念佛。是殆仙佛參雜之教也。其中殊無好奇尙怪。聰明隱僻。大可亂世的人。不過幾個莊家漢。信一二胡謅亂講之人。當就好事做。不知犯王法。亂人道。得罪神明。亦不可不喚醒他。如你們不吃酒肉。古聖人經上說。爲此春酒。以介眉壽。又云。七十非肉不飽。是聖人制下養老的物。若是不好。聖人便不教人吃了。若有一等性甘淡薄的人。不愛吃的。也不妨。但不當胡說胡道。甚麼是胡說胡

道。卽如你們喚日光叫爺爺。月亮叫奶奶。那是天上尊神。我們是百姓。最小最卑。那可加以名號。你看北京纔有日壇月壇。天子纔祭的他。使是都堂道府。也不敢祭。況我們愚民。每日三次參拜他。做甚麼。我嘗教一皇門道人說。你去一日三次參拜你縣官。看何如。他說怕竹板打。參拜縣官。便怕板打。若去輕瀆朝廷。頭也斫了。你終日輕瀆那天神。還是降災不降災。所以你們多大災多滅門。這箇是犯王法。得罪神明的一端。又如你們把日改做晌。把月改做節之類也。只說是尊日月。不敢沖犯之意。不知我聖人書上說。非天子不議禮。不考文。那官府行文。都叫日月。沒有改就晌節的禮。沒有改就晌節的文。你們私議私改。是又一天子了。看是小事。卻犯大法。又如你們把天上參宿。叫就寒母。又叫三星。不知天官書上。是七星。上面還有兩大星。叫參肩。下面還有兩大星。叫參足。你爲甚麼把天神去了他手足。你們把天上房心二宿合成一座。叫就煖母。不知豎四星是房。橫彎三星是心。你們混雜二宿爲一。律上說。妄談天象者斬。這信口胡說。卻犯了大法。你們那裏知道。又如你們男女混雜。叫人家婦人是二道。只管穿房入室。坐在炕頭上。不知我聖人的禮。男無故不入中門。女無故不出中門。叔嫂尙且不通問。父兄於女子。既嫁而歸。尙且以客禮待之。至親骨肉。亦必避嫌。那有婦女往異姓無干的人家去上會的禮。那有異姓無干的男子入人內室的禮。這大是壞人道。亂風俗。你們怎麼不顧體面。我不忍細說。你們思量思量。古人云。天地之性人爲貴。我們在萬物中做箇人。是至尊貴的。怎麼反以蟲類爲祖師。便成箇仙佛。也是人妖。也可羞。況你們見成了多少仙。多少佛。盡是無影妄談。你們從今莫信他了。回頭做朝廷好百姓。省做會的財物。孝

父母。敬兄長。養子弟。省上會的工夫。作活計過日子。只守王法。存天理。便是眞正的善。便受眞正的福。免得官府今日拏。明日禁。免得鄉人這箇把持。那個訐告。直隸區處。皇門道外。九門最多。其犯王法。得罪神明是一理。何用多言。但你們愚民。若不就名色一一說破。那不是處。你們不醒。必有說那門是邪。這門不是邪的。便不肯改邪歸正。九門道是斂錢給神掛袍上供的。你們思量。府縣官長也叫人斂錢做衣穿否。做飯吃否。苟非異樣贓官。斷無此理。況於神乎。神要衣食做甚麼。辟如百姓。有人斂錢與官做衣食。必是奸民。官府知道。必是打死。神亦如此。定加你罪。你看你那師傅們。都被惡災。都絕後了。你還不怕麼。又如你們申文上表上帝。你看知府巡道。那樣大官。還上不得本。必自巡撫轉本。當初蠡縣道徐某拏了殺官破城的大寇。以爲有大功。差人上本。差官當時拏赴刑部。將徐問罪。你們聞知否。道官尙且上本有罪。況你百姓上表於上帝。豈不大得罪麼。又如你們擺幾碗豆腐涼粉。請甚麼玉皇上帝。東嶽天齊。城隍土地。我們聽的。大爲寒心。你們擺下那等東西。敢請縣官否。縣官且請不得。請許多尊神來做甚麼。褻瀆神明。罪必不赦。思量思量。又如你們供養仙佛。在宅上朝夕朔望。焚香叩頭求福。你們思量。人家請幾箇和尙道士。常住宅內何如。定是不好。佛菩薩仙師。都是斷子絕孫。不忠不孝之鬼。凡招這邪氣在宅。自是不祥。看巫蠱鎭魘之術。但埋藏些骨董物件在宅上。便能釀禍。看那邪祟中惡之疾。但占些眚魅之氣在人身。便能爲災。況常常供此惡鬼。豈不發凶。所以你們供邪神三世者。斷無不絕。你們想想。是如此否。

他若十門專以跪香打七爲修善。你看世間有錢的。叫人跪他幾炷香。便將錢與他。有這理否。便有之。是好人否。那有神明叫人跪他。便給福的。可謂愚矣。世間豈有幾日不吃飯。便可得福之理。這都是邪人弄箇奇怪。驚哄你們。總不如信奉家宅正神。孝敬自己的祖父。方是正道。又若無爲、大乘、龍華等名目不一。卽如古之黃巾、白蓮。隨時改變名色。以欺愚俗。小之哄騙錢財。欺誘婦女。大之貽患於國家。釀禍於生民。前朝白蓮之害。近日新河之事。你們不曾聞乎。何不知懼也。你們陷於邪說者深。初聞吾言。未必不怒。請細細思量。方知我愛你們苦心也。看來也與你們無干。你們本心是修善。我們儒者。不自明其道。無人講與你們聽。不知如何是善。卻差走邪路上去。我們殊深可愧也。

聞河南一省。白蓮教中人。因自明朝山東某反。朝廷大禁。又改名淸茶會。又叫歸一教。愚民從之者甚衆。其法晝燃燈佛。供室中幽暗處。設淸茶爲供獻。閉口卷舌。念佛無聲。拈箸說法。指耳目口鼻。皆是心性。你們不知道。朝廷法任你改換多少名色。就如黃門九門一般。都是犯禁的。只做好百姓。孝弟忠信。是善人。你們供燃燈佛。比人家念的阿彌陀佛。釋迦佛。改了箇名色。也不過是西域番人。當不得我天朝聖人。當不得我天朝皇上。我們現爲天朝人。放著我天朝聖人的道不遵。我天朝皇上的法不遵。卻奉西番燃燈佛。這就不是了。我們愚民。只可做莊稼。做買賣。孝父母。敬尊長。守王法。存良心。便是本等。胡講甚麼心性。我們書上說。率性之謂道。這子臣弟友。便是率性來的。你孝父母。便是爲子的心性。你敬尊長。便是爲弟的心性。你們鋤田的人。胡講甚麼心性。胡說甚麼歸一。大凡邪教人。都好說三教歸一。或說萬法歸一。莫

道別的歸不得一。只我儒道。祭自己的祖父。自家宅神。你們好祭西番死和尙。這歸一不歸一。要說一是性。你們把率性的子臣。理都不知。卻尊他不忠不孝的佛。還歸甚麼一。要說一是空。越發不是了。只看我喚參禪悟道僧道的。便醒的了。不必重敘。只你們要各人散去務農。做生意。莫聚會胡說。便是好人。若有高年識字人。愛隨箇會。就遵朝廷法令。講聖諭。大家相勸。年少做子弟的。如何孝。如何做。年老做父兄的。如何教子孫。成箇孝慈風俗。和睦鄉里。各安生理。勿作非爲。朝廷官府知道也懽喜。第一件要知焚香聚衆。妨你莊農買賣。正是不安生理。正是作非爲了。

歷代帝王。優禮儒生。做秀才時。便作養禮貌。一切差徭雜役。不以相煩。下自未入流。上至三公。皆用儒生做。而儒生不能身蹈道義。以式風俗。可愧一也。不爲朝廷明道法。化愚民。可愧二也。不盡力闢辯佛仙二蠹。以救生民於荆棘。可愧三也。今日儒運。恐遭焚阬。清流之禍不遠矣。僕用是憂懼。輒爲俚說。願凡爲孔子徒者。廣爲鈔傳。於以救生民。報國恩。回天意。庶僕懼心少下也。祝祝。

存人編卷三

明太祖高皇帝釋迦佛贊解.

佛之害.至今日尙忍言哉.胥天下之周行.而埂塞之.胥天下之人物.而斬絕之.家家土偶.而不思野鬼入宅.足以招致不祥.戶戶誦經.而不知覆宗絕嗣之邪教.陰毒浸染.足以害人禍世.甚哉民乎.愚之可憐也.人徒見高皇帝龍潛皇覺.僧道入品.遂謂佛至明朝.實崇信之.不知高皇識見力量.爲三代後第一君.眞龍川所謂開眼運用光如黑漆者.其一時之誤.特倏爾雲翳耳.今觀是贊.放邪衞正.乃益服其識之高.言之切.於世道人心.大有功也.而或者謂佛家有謊贊體.太祖以之.予以爲不然.謊伯夷者.必謊以陳仲子.斷不謊以盜跖.謊柳下者.必謊以胡廣.斷不謊以黃巢.況此贊之尾.刀斧森嚴.直使佛逃奸無所.世有鐵案殺人以爲謊者乎.卽使姑從人言.謂太祖而果謊.此謊也.亦率性之謊矣.不佞痛世之愚妄.爲註釋.用公天下.至於辭則效訓諭俗說.庶使荒村父老子婦.皆可聽覩.而不敢從事於墨之文也.

這箇老賊.貪心不輟.

自有這箇天地.便有這箇人.自有這箇人.便有這箇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的人倫.佛氏獨滅絕之.自有這箇天地人.便有這箇生生不窮的道理.佛氏獨斬斷之.眞是箇殺人的賊了.高皇命名以此.王

言何確也。至老之一字。更中其情。賊不老。猶或有悔心。猶或不巧於盜。猶或易撲捉。惟是他老熟於盜。生不回心。死不悔禍。善爲淫詞跪術。以欺天下後世。任是聰明伶俐的人。都被他瞞過。吾儒之道。有天地還他箇平成。有父子還他箇慈孝。有民物還他箇仁愛。因物付物。不作自私自利心。釋氏全空了不管。只要自己成箇幻覺的性便了。眞是貪利行私的。又全無悔意。竭力在那幻妄途上去走。則此貪心。何時是輟。彼自家卻假說些甚麼清淨慈悲。非聖祖箕大眼。誰能指出他這箇貪字。

將大地衆生。偷出三界火宅。

釋氏甘空寂。自謂清涼世界。故指兩間爲火宅。不知乾坤中二氣五行。全賴此火。天地非太陽眞火則黑暗。人非命門眞火則滅絕。忠臣孝子。一副熱腸。愚夫愚婦。一段熱情。釀成世界。這大地衆生。離了火宅。使過不得日子。且釋氏亦自火宅中生出。即結成舍利子。亦是火宅中豆大火光。彼自己且偷出不去。又烏得偷出衆生哉。曰偷出者。聖祖原老賊一種偷出貪心而定罪耳。

火便是世間生生不窮的種子。火宅便是世間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行走的去處。佛氏盡欲偷出。正名定罪。眞是老賊了。

掩迹則假滅雙林。逃形在微塵刹界。

此是據佛事實。而形容老賊之情狀也。謂在雙林之地。託名假死。以掩其迹。又逃其形。在微塵刹界。使

人莫得擒捉也。然佛雖善逃善掩。天地如烘爐。日月如明鏡。彼在中間。終是不能逃得一步。止落了一箇賊害天下之物。

五十年談許多非言三教中頭一箇說客。

佛說法不足五十年。言五十舉成數也。其間如棄絕父母之言爲非孝。背叛聖人之言爲非法。如天上地下惟我爲尊之言。爲非天地。如耳目口鼻身意六賊之言。爲非人。總之皆非言也。三教者。世俗以儒宗孔子。道宗老子。桑門宗釋迦爲三教。我夫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躬行六德六行六藝。非徒以口說者。而且爲天地肖子。爲衆生父母至親也。不可言客。卽老子玄牝守雌。微異吾儒。然孔子稱其猶龍。老子習於禮。自言以道治世。其鬼不靈。則亦非徒逞口說者。況當時爲周柱下史。亦中國人臣也。生於苦縣。亦中國人子也。凡天下李姓皆祖之。亦中國人父也。不可謂之客。飛霞紫氣之說。乃後世道家者流妄託耳。惟釋迦空天地。空萬物。亦空其身。全無一些行實。專事口說。生於伽毘羅國。行於天竺國。與中國全無干涉。眞是箇客。且空天地。則天地孛蝕之客氣。空萬物。則萬物游魂之客忤。自空其身。則此身追命之客鬼。說客二字。確乎不可易矣。然說客又坐之以頭一箇者何也。如儒之莊、列、儀、秦。道之五利、靈素。釋之佛圖澄、鳩摩羅什。或以口說。或以筆說。皆說客也。而不若釋迦爲最。

普天下畫影圖形。至今捉你不得。

賊與帝王勢不兩立。有賊則帝王之教化不行。宇宙之民物不安。宜急急捉者。故遍天下畫爲影像圖

爲形色毬毛跣足。明是老賊之狀。破額裸身。明是老賊之體。閉目趺坐。明是老賊好爲佚逸之態。亦易知易見。可一索而速擒者。乃至今捉之不得。則中國之禍。何時已乎。

人民何辜。遭此土偶作祟。太祖獨曰。吾將畫影圖形以捉之也。是大聰明。大手段。故未二句。果然捉住。

呵呵呵。沒得說。眉毛不離眼上橫。兩耳依然左右側。

此一段。使是高皇捉住佛處。呵呵呵。大笑聲也。佛全憑口說。而今笑你將何說乎。你眉毛依然在眼上橫著。你何不空此眉。兩耳依然在左右長著。你何不空此耳。蓋五官百骸。是開闢來有的。五倫百行。是盡人外不了的。佛空父子。心是空桑頑石。生的然後可。然縱生自空桑頑石。而空者猶是桑頑者猶是石。豈是空的空。君臣則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地是天子的父母。四夷是天子的手足。佛若說空。則上不得天。入不的地。遁不得山林。逃不得外國。佛將安之。空兄弟朋友。而又廣度生徒。是去絆而戴枷了。豈止不能空乎。空夫婦以絕生生之道。而自己卻欲結舍利子以長存。誰還說是空的。太祖指其易見處。就眉與耳言之。而老賊情狀畢露。仗倆盡窮。束手就擒矣。唐高祖沙汰一勅以後。錄捉賊之功。太祖其予乎。

存人編卷四

束鹿張鼎彝毀念佛堂議。

元藏拙草茅。素不慣交顯達。一時君子。蓋多其人。苦思陋無由知。以尋父遊遼左。貶節叩號。無門不入。奉天少京兆。束鹿張先生。爲吾友尙夫兄。且憐苦子。爲頒布報帖所屬。是以得待坐側。聞此議也。謹錄爲喚迷助。

甲子張子奉簡命。督學奉天。既抵瀋。適通志成。大京兆以其稿屬爲讐校。見其誌祠祀。錦北關有曰念佛堂者。喟然曰。風俗之不淑。民無禮也。人心之不正。上無教也。子輿氏曰。不以堯之所以治民。賊其民者也。堯之所以治民者何也。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使蚩蚩者氓。日用飲食。曉然於三綱五常。而不敢於邪慝。斯已矣。錦州爲我朝龍興地。太祖太宗。暨世祖。皆嘗以堯舜之治治之者也。今上命吾儕來。尹茲土。固將曰。爾受茲嘉師。庶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以無負我二三城堯舜之民也。錦民者。竟羣然以念佛爲業。而又肆然鳩工庀材。而樹之堂。而又巍然峙於都會之衢。而又煌然登諸通誌。以昭示夫天下後世。所謂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者。固如是耶。余竊以爲懼。爰召太守與君而議曰。盍毀諸。辭曰。錦民之習於是也。衆且匪伊朝夕矣。仍之使予矍然曰。佛法至漢明。始入中國。迄今千餘年。西方聖人之名。遍海澨。凡名山大川。靡不有珠宮貝闕。以供香火。然聖君賢相。雖未能盡去髡髮之侶。斷未有

等釋氏於二帝三王之道。迪萬世以祈雍熙者也。卽蕭瑀、王欽若之徒。爲聖君賢相所不齒。亦不敢播爲令甲。以合掌當空。閉門誦經之事。號召乎寰區也。甚而至於佛圖澄之佐石勒。姚廣孝之佐成祖。身本緇衣。而得君行政。奏底定之勳。宜以其術易天下矣。卒亦未敢攜一言於制治之書。俾有室有家者。胥率彼天竺教。作六時梵誦也。子太守當堯舜在御。而乃使錦之民。拳然以念佛爲業。肆然鳩工庀材。而樹之堂。巍然峙都會之衢。煌然登諸通誌。以昭示天下後世。爲蕭王佛姚所不爲。將何以無負嘉師。而對揚天子之休命。至不矚於非義。而諉諸衆且久。則甚矣。子太守之飾也。聞之義州鄉俗。故重佛老。及諸不經之神。有鑒閭先生者。製祀外神文。祝而悉焚之。一時翕然。無或梗焉者。夫義之民衆矣。其俗亦非一日矣。鑒閭不過一謝病鄉先生耳。非其有責也。非其有權也。乃毅然行之。而義州人無敢梗焉者。豈有他歟。躬行以導之。積誠以動之。坦白洞達以曉之。雖甚頑愚固。無不可格之民也。子太守保釐東郊。民之表也。誠破其飾而振其諉。何畏乎徒之繁。而淫於俗者之深且久哉。若念錦土瘠涼。其材或可惜。則錦嚮有遼右書院。爲明樊介福直指所建。借其地而復之。集郡之俊秀。實其中而課之以白鹿洞之規條。救俗育才。均有賴焉。其誰曰不宜。惟子太守勉旃。弗應默然而退。嗟呼。義錦屬也。鑒閭先生之子若孫。猶有存者。甯無聞之而齒冷。

闢念佛堂說。

京兆方構前議。未成稿。予適入衙。懽然詔予曰。闢異端渾然素志也。念佛堂之設。最爲不經。盍爲我闢

之。予退草此以進。

昔者聖人之治天下也。惟務生人。其生人也。務厚人之所以生。故父子人之相生也者。教之孝慈。兄弟人之同生者。教之友恭。夫婦人之從生者。教之義順。君臣朋友。維人之生者。教之令共與信。恐人之未必克盡於是教也。爲之立學校以宣行藝。鳴鞀鐸以警道路。導之也。爲之法度藏諸王府。律令懸之象魏。示之也。入教者賞於祖。出教者刑於社。令民知所趨避也。聖人之公卿百執事。以及州牧里師。咸奉是以勤其職。聖人亦以是上下其績。此二帝三王之治之所以隆。而風俗之所以美。爲繼天立極之化也。降及秦漢。治雖不古。而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凡天下之爲生者。未之有改也。自漢明帝。乃西迎以死教天下之妖鬼。入我天朝。其號曰佛。曰五蘊皆空。是死其心及諸臟腑也。以耳目口鼻爲賊。是死其身形也。萬象皆空。是並死山川草木禽魚也。推其道。易天下男僧女尼。人道盡息。天地何依。是並死世界宇宙也。舉振古來十百聖人所以生天下之道法。盡夷滅之。舉千萬載生民所以相生從生同生維生者。盡斬斷之。然人君迎之。親王奉之。歷代風靡。寺庵遂遍天下。仁人君子。望清涼臺。未嘗不痛心疾首也。然寺庵雖儼然立。僧尼雖公然行。而都鄙不寺不庵之地。閭閻不僧不尼之人。猶未有異名別號。以倡邪說者。迨紅巾白蓮。始自元明季世。焚香惑衆。種種異名。旋禁旋出。至今日若皇天。若九門十門等會。莫可窮詰。家有不梵刹之寺庵。人成不削髮之僧尼。宅不奉無父無君之妖鬼者鮮矣。口不誦無父無君之邪號者鮮矣。風俗之壞。於此爲極。猶幸國朝嚴擅建庵觀寺廟。私度僧尼之禁。淩遲無生老母。屠夷新河妖人。煌煌顯律。凜凜

王章。愚民猶有不辨邪正。不畏生死。相聚會佛者。仁人君子。所以聽佛聲。未嘗不痛心疾首。淫淫淚下也。噫。愚民何知。妄謂念佛可以致福免禍耳。殊不思福者何。子孫昌家業富之謂也。禍者何。絕子孫無家業之謂也。彼佛者。有子孫耶。有家業耶。佛已無福。念之其可以致福耶。佛已大禍。念之其可以免禍耶。況天地鬼神。昭昭在上。不可以僞言欺。苟不實踐忠孝篤行仁義。即口稱忠臣孝子之名。日誦大仁大義之語。天地鬼神。必且斬之。福而降之禍。況口稱不忠不孝之非鬼。日誦賊仁殘義之邪言。天地鬼神。其不益怒而加禍耶。以念佛求福。愚且妄矣。念佛已愚且妄。況聚爲羣社。立之室堂。公然建之城市。聞之官長。其干法壞俗。又何等耶。是又愚之愚、妄之妄者矣。今錦州府誌有云。念佛堂者。世未前聞。官更非徒不之禁。而且顯登之記載。以長邪俗。汚典册。奈何不知聖人生天下之教。而忍於助死天下之教也。仁人君子。所以閔錦府祠祀記。未嘗不痛心疾首淫淫淚下也。噫。

擬諭錦屬更念佛堂。

既呈前說。京兆遂出所議示予。予曰。經世之文也。然竊念議之闢之。不若直行文更之。遂草此進。

嗚呼。錦守。天生蒼赤。爰賦恆性。敍爲五典。釐爲百善。順之吉。逆之凶。矧其棄之。鮮不殄滅。越自東漢。皇天降割。於我時夏。使西番妖法。入惑我黔首。五典咸墮。百善俱廢。忍絕天性。謬託慈悲。苦戾人情。妄稱極樂。沙門輩。復敢恣爲幻瀾。創爲十王陰獄諸危酷。恐慄我赤子。謂呼乃佛號。立致種種福。立脫種種難。嗚呼。惟德動天。非修善克允。福弗倖邀。非改過克允。禍弗苟免。舉口而致。斯民疇不易從。始迷是非。繼反榮辱。

終至不畏刑戮生死。是以呼佛成俗。敢營堂城市。罔知禁忌。嗚呼錦守。小人何知。惟君子心思。小人何識。惟君子耳目。素迪不勤。素戒不飭。今復顯登之誌册。以翼邪俗。嗚呼。予茲懼上干天子降罰。傳譏於後世。嗚呼錦守。易乃風俗。是責吾儕。其罷堂中所有更扁額曰鄉約所。仰承天子制。選老成德望。朔望講讀聖諭訓正斯民。無俾終惡。嗚呼。予聞茲土。醫巫閭先生賀子欽易諸佛刹爲書院。講朱考亭白鹿洞規。淑俗明季。當日士夫齊民。有安從之。罔有異矧予暨汝實尸名位。孰與鄉先生反掌不變信無棁。無俾誌册比觀。取羞賀賢。勖旃錦守。易一時羞。作千古羙。錦守勖旃。

顏習齋先生闢異錄

鍾錂纂

本館據畿輔叢書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顧廷龍先生題簽

顏習齋先生闢異錄序

異端之教。扇惑人心。蝨蠹世道。爲害鉅矣。其誰不宜闢之。而誰則肯闢之能闢之乎。我習齋先生。崛起儒林。躬任聖道。深憂異端之害。毅然以闢邪衛正爲己任。著有喚迷途一書行世。每見異端諄諄啓牖。告以倫常。引之日用。則雖不必人盡返正。世盡去邪。而言距之功。自非淺鮮。錢也不才。未能似續先生之行。而同好棄惡。未之敢忘。竊於先生闢異之語。得之聞見者。於喚迷途外。彙爲一帙。願與同志者共期無負聖人之徒焉。

乾隆三年歲次戊午端月中浣。受業門人鍾錂頓首拜識

顏習齋先生闢異錄目錄

卷上
闢異總論
闢僧徒異
闢崇邪異
卷下
闢妄祀異
闢邪說異
附同人闢異語二條

顏習齋先生闢異錄卷上

受業門人鍾錂纂

闢異總論

先生曰。闢異端。貴發動其良心。使之開悟。如孟子之於夷之。只孝子仁人數語。便令憮然。若徒拒折如仇敵。勢反扞格不入也。○或言。異端與我無怨無德。不必闢。曰。何必有怨。神禹與洪水何怨。湯、武與桀、紂何怨。孔子與少正卯何怨。或曰。我無君相之任。何可比也。曰。孟子與楊、墨何怨。儒者以天下爲一體。只我要生天下。那害天下者。便是我怨。若只做自了漢。如只管我孝。天下不孝都無干。只管我弟。天下不弟都無干。便做得眞。做得成。亦是小人儒。那天下不孝。到底是我孝未做盡也。天下不弟。到底是我弟未做盡也。天地不位。萬物不育。到底是我中和未致也。孔子勉子夏爲君子儒。意正在此。子夏篤信謹守。豈有爲人貪名利得病。只是規模小。夫子恐他只做自了漢。故戒之。○今日淫祠徧天下。村莊曾不聞村莊有一夫子廟。惟國典令各邑有文廟一設而已。里巷之傑。輒以寺觀不修。無僧道焚香爲慮。至其子弟之不孝不弟。顧不知憂。此皆風俗之大關。吾儒曾不能爲民闡明此理。所謂以清議持天下者安在。安得有人焉。勸人村建一先師廟。即設社學其中。爲聘一正儒。教以德行道藝。或諸邑效之。如胡文定一倡而釀宋家四百年道學之脈。亦轉移氣運一大端也。其事只一淫祠之費足矣。

闢僧徒異

應試入京。寓白塔下。一椒園有僧號無退。大言於先生曰。念經化緣僧。猶汝教免站營財秀才。參禪悟道僧。猶汝教中舉會試秀才。先生曰。不然。吾教中中舉會試秀才。正是汝教念經化緣和尚。吾教中自有存心養性秀才。僧又侈誇佛道。先生曰。只有一件不好。僧問之。曰。只是不許有一婦人。僧驚曰。有一婦人更講何道。先生曰。無一婦人更講何道。當初釋迦之父。有一婦人生釋迦。方有汝教。無退之父。有一婦人生無退。今日方與某有此一講。若釋迦父與無退父無一婦人。並釋迦無退無之矣。今世又焉得佛教。白塔寺上又焉得此一講乎。僧默然俛首。逾數日復來。先生謂之曰。無退參禪悟道。連日何輕出禪關也。曰。僧削髮師即生父母。參禪師即受業師。今憫衆寺和尚。削髮師也。將歸西矣。貧無葬具。力募竣事耳。先生曰。知汝不募久矣。爲即生父母破戒。即孝親意也。曰。然。僧紹與人。因詰之曰。紹興有父母否。曰。亡矣。有墳墓否。曰。有。有祭掃乎。曰。有家兄。先生曰。即生父母。尚多一即字。顧破戒以盡孝。眞父母宜何如。乃舍其墓於數千里外而不祭。舍兄於數千里外而不弟。此際不當一思乎。僧俛首淚下。長嘆曰。至此奈何。先生曰。未晚也。足下年方富。返而孝弟。何難。先生行後。無退南歸。此先生年二十六如京事也。纔踰弱冠。即能化僧。況無退參禪悟道。入其教者已深。乃先生一言。有以悚動其良心。而翻然改圖。卒能全其父子兄弟之倫。不至終沒於異端。其有功名教爲何如也。○僧某問先生每食必祭何意。曰。此吾孔聖人所行。古人製下飲食與我用。我食敢忘之乎。故每食必祭。始爲飲食之人。不忘本也。僧獻茶。先生不飲。僧自述爲僧是大

不得已。先生見其人生象方正。接人小心。恭勤周旋有儀。因告以人倫之當全。及祖父血脈不可絕等語。其人卽言。既以無奈寄身空門。佛教事不得不做幾分。此中孝弟忠信四字自在。但遇脫身路。卽便別圖。又回勸先生曰。若遇俗僧道。還當愼言。恐成仇隙。公眞明心見性者矣。○一僧語先生爲其徒削髮。先生曰。某素不交僧。交者必告以天倫。汝等一身。自開闢之初。人人相生。蓋幾千萬人之血胤而始至今也。今曰娶妻生子。又子子相生。亦不知有幾千萬人之命脈也。豈可中間自我而斬。汝適不言乎。佛慈悲。聖慈悲。天亦慈悲。然天之大德曰生。豈可斷人生理。獲罪於天。汝若有決斷。當稍積貲財。歸家娶妻。爲祖父衍血嗣。汝若無決斷。亦不可自誤誤人。再度生徒矣。○聞僧人講淸淨幻覺之理甚悉。闢之曰。有天須有日月星辰之照臨轉運。須有風雲雷雨之鼓動潤澤。今其言天終空也。不知運世之盡而天始空。今昭昭者天。而遂空此日月星辰不照臨轉運。空此風雲雷雨不鼓動潤澤。可乎。有地須有五嶽四瀆之流峙。人物草木之長養。今其言地終空也。不知運世之盡而地始空。今溥博者地。而遂空此嶽瀆不流峙。空此人物不長養。可乎。有人須有耳目口鼻手足心之視聽臭味持行思。須有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令共孝慈友悌義順信。今視息者人。而佛氏欲其終空也。不知形氣之離而人始空。運會之盡而人之類始空。今盈兩間者人。而遂空此耳目口鼻手足心不視聽臭味持行思。可乎。空此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不令共孝慈友悌義順信。可乎。吾聖人之道。偕三才而長生。釋氏之道。速三才而早死。卽其所謂靈光萬刼不滅者。亦歸之如豆之舍利。無與於三才。終空而已矣。但有人心者。孰肯獲罪三才而爲此乎。然而思之。在

釋氏原勝夫營營名利酒色中者。故舉世俯首而尊信。要知吾儒明德之本體。定靜之實功。則釋氏將自媿爲無用之體矣。而又何言乎。

闢崇邪異

有谷姓者。溺於異端。先生爲言邪教犯法。谷頗識字。因辨曰。齊必有明衣布。何也。先生曰。聖人當祭乃齊。不祭而齊。非禮也。且齊者一其心耳。非素食之謂也。聖人立制。祭天地用太牢少牢。膾不厭細。惟酒無量。谷曰。聖人言覺性否。曰。惟聖人覺。孟子曰。使先覺覺後覺。見父覺孝。見君覺忠。彼佛見父不覺其宜孝。見君不覺其宜忠。是謂不覺。問如何是性。曰。天命之謂性。視者目之性。聽者耳之性。仁義禮智者心之性。谷曰。吾謂一點性靈是性。那有許多。先生曰。便是此一點性靈。自會視明聽聰。見人則愛。見事則義。如一燈然。室中人物器皿無不畢照。方是明。若只一點明。一物不照。成甚燈。谷曰。人之所爲如渡水。自覺淺深平險。愛渡方渡。先生曰。不然。亦問水宜渡否耳。譬如往令先人墓。雖泥淤不可已。如無來由。水雖甚適意。亦不可常渡。以其不如穩坐高堂也。谷默然久之曰。夜中用得靜功。身體亦自見效。先生曰。靜功不妨用。但把好色好貨等掃去許多妄念。亦自佳。雖不食酒肉。亦無害。但不合說某門道人耳。今農人動稱道人。彼有何道。徒亂法壞俗。成一顛倒人耳。谷曰。如某人亦善言性道。先生曰。妄談性天以惑俗。罪也。谷曰。所以罪者何也。先生曰。朝廷患道統之不一也。建之文廟。立之專官。猶恐其忽忘也。每朔望。使鐸人巡於路曰。孝順父母云云。今不此之由。而別道其道。以與天子爭民。是以罪也。谷曰。何以敬天。曰。守天理就是敬天。

谷愕然曰。我輩大端差矣。○或曰。聞三教之祖。一時化現。有諸。先生曰。吾夫子生於周末。今山東曲阜。是其誕降之地也。佛氏在東漢明帝時。始以小人妄言。取其朽骨。汚亂中華。史傳昭昭。何得亂言。即使佛氏果聖。亦荒夷之特類耳。而非吾中國之所宜尊者也。今顧舍中國大聖人教法。而崇信荒遠之夷人。則惑之甚者也。○酒工戴姓者。異端人也。每斥平人爲五葷頭。先生與言入邪教之非。並大清律之禁。又告之以當爲之善。如聖諭六條。既而曰。汝等目我輩爲五葷頭。是目我輩爲五常人也。這箇卻是蓋五常者。仁義禮智信也。邪教則無五常。故名不入邪教者爲五常家。以後只當呼五葷頭爲五常人矣。錢按。葷從草頭。臭菜也。方術家所禁。謂氣不潔也。佛氏以大蒜小蒜興渠慈蒜茖葱爲五葷。道家以韭蒜芸薹胡荽薤爲五葷。乃今之入異教者。戒葷不食。而用胡荽不厭其多。亦將名一葷人乎。且肉者腥也。非葷也。聖王命爲養老之物也。故孟子曰。七十非肉不飽。又凡祭宗廟神明。必用牲殺。是謂血食。梁武帝以麵爲犧牲。舉朝駭愕。以爲不血食矣。昔成王當祭齊戒。周公特殺牛犢食之。取純潔也。是肉又爲齊戒所不廢也。況天生豬羊所以賜人食也。故平民皆謂之菜。而異端皆棄之。是猶父予子食。而子乃擲棄地上也。父能無怒乎。天賜人食。而人棄之。能不得罪天地神靈。而干犯王法乎。入異教者。奈何不思。○某少年言入邪教事。先生曰。犯王法而獲罪於天。甚不可也。問。何爲犯王法也。曰。律有之。左道惑衆誅無赦。問。何爲其誅無赦也。曰。天子奉天道以教萬民。凡別名一門而叛天子之教者。即宜誅。非爲其聚衆易爲盜而始不赦。問。何爲其獲罪於天也。曰。汝等若申文於府道。邀席於典簿。無罪乎。少年曰。此必見罪者也。曰。此猶得罪而況

於表上帝禮三光乎。故夫工邪教者。多嗣絕而災奇也。〇李老者。黃門教人也。問。十閻王地獄之說有諸。先生曰。此釋氏之爲也。堯、舜、周、孔未之言。吾以爲天堂有則君子陞。地獄有則釋氏入。以彼父梵王而爲之子。豈可舍父母而入雪山也。君梵王而爲之臣。豈可置社稷人民。而削髮以自納於枯寂也。古云。欺君者無上。非孝者無親。五刑之用。莫重於此。起釋氏而問之。其何以對我乎。李老問。佛仙與儒何以稱三教。先生曰。此亂世之說也。教本於道。道原於天。順天者仁。逆天者賊。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天倫也。而釋氏廢之。少壯老衰死。天道也。而仙氏逃之。一則殘天理。一則盜天氣。故曰。二氏者。天地之賊也。李老咨嗟久之。先生曰。翁請自今以拜太陽者拜父母之主以爲孝。以教他人爲邪者教子守王法奉天理以爲慈。則李氏之福長矣。〇謂王全四曰。人爲子言。人敬泥佛。子敬活佛。是以佛爲好字以之目汝父母也。子每以念佛爲祝福口頭。爲喜慶口頭。皆誤矣。夫佛、西域之無父無君者也。天地之亂賊。吾道之仇敵也。吾儒之教。父必慈。子必孝。而彼不但不孝不慈。並無其父子。吾儒之教。兄必友。弟必恭。而彼不但不友不恭。並無其兄弟。吾儒之教。夫必義。婦必順。而彼不但不義不順。並無其夫婦。戕天經而毀地義。可不謂亂賊乎。反吾法而非吾道。可不謂仇敵乎。殲賊平敵。肅清宇宙者。聖人也。揚幟荷戈。從之喊逐者。聖人之徒也。若陽附官兵。而陰與賊通者。儒之奸細也。倡爲不必殲平。喊逐無益之說者。賊之黨與也。全四張目咋舌曰。晚生乃今而聞是言矣。〇思今之佞佛奉僧者有二。一爲人倫內壞。獲罪於天。將借異端懺悔以自塗眯。其良心。如李世民殺兄篡父。殺姪淫娣。罪不容於死。尉遲恭以人臣殺君之子。弒國之親王。持矛逼篡。罪

不容於誅。便主臣佞佛。罷高祖汰僧道之法。與醮事。搆大悲。鑄銅菩薩。非徒假此爲善。以欺蔽當世之耳目。亦以自欺其不容自恕之良心。後先佞奉之流。出於如是類者十之四五也。一爲飫於酒食。末塗自厭。陷於空寂之地。以圖息肩。飫於貪墨。積厚當損。逞於捨施之地。以圖益富。苦於饑窘。又恥乞求。濫於白聚之場。以漁食費。其色目不同。而病根則一。後先佞奉之流。出於如是類者十之八九也。使吾儕人各明之。期共闢之。則鄉鄰不崇邪。而無寺觀之修。齋醮之費。僧道不禁而自不爲矣。使吾儕師長倡之。執友弟子和之。則朝野皆正士而禮樂方新。邪慝自去。佛老二門。不攻而自破矣。

顏習齋先生闢異錄卷下

闢妄祀異

一異教人問天地三光宜敬乎。先生曰。宜敬。宜祭乎。曰。不敢。天子方祭得天地。朝日夕月。故庶民不敢也。伊言天地三光。生長照臨。何可不報。先生曰。汝言天地三光功德耳。然庶民之報天地三光。與天子異。守王法。所以敬王也。順天理。所以敬天也。伊譏先生不敬神佛。先生曰。儒者何敢不敬神也。但佛不可與神偶也。伊曰。卽心是佛。先生曰。汝終以佛作好字。彼子焉不父其父。臣焉不君其君。無父無君。是何人也。儻人心皆佛。尙有世道乎哉。伊徒衆多。不肯屈服。終以爲善。先生曰。是以惡作善耳。孝弟忠信是眞善。自家庭鄉里達於朝廷。聞者同善之。今汝等所爲。曾不敢聞於官長。禁告戒文。歲不絕而月相繼。謂之善可乎。且汝誑汝徒之言曰。朝廷禁聚衆。恐爲盜耳。不知合天下而統教之。但別立一教門。卽是叛天子之教。雖一人亦宜誅。先生旣而寬之曰。凡汝道人也是心要爲善。但不明乎善也。○顏羽洙稱時監生敬神。每朔望致祭文昌帝君、五龍聖母。一年二十四舉皆成筵。可謂誠矣。先生曰。敬神有常。誠則誠矣。而惜乎敬者非其神也。吾聞帝君者。川省梓潼人。唐之能報父仇者也。文昌者。天之星名也。異端附會爲一。而造爲化身之說。且曰。司天下士子科名貴賤。以欺弄文人。可謂妖矣。龍母之說。出自俗人。士夫所不道。昔泰山之神。本在祀典。季氏旅非其分。夫子視爲大故。況媚邪乎。若移此朔望之禮於先人。則善矣。鍼按。時監生性

復。門人希聖祖。種地四千餘畝。稱巨富。敬神如此。而卒以無嗣。無何。族裔爭論此廟香火地。與馬姓搆訟三十餘年。財傾怨結。孰非此翁敬神所胚胎哉。妄祀者可廢然矣。○宋氏子言祭某神云云。先生曰。此謂妄祀。妄祀無福。且多得禍。曰。我父母俱逝。不獲孝矣。有叔父母在。今欲朔望獻食叩拜。以盡此心。何如。先生曰。此念甚好。若果如此。豈非孝姪。然父母雖逝。若設立神主。朔望獻拜。亦可追孝也。莫謂父母無靈。我等百姓。惟父母有來享之理。○謂一九門教人曰。汝等擺幾碗木耳蘑菇豆腐涼粉。請甚麼玉皇上帝、東嶽天齊、城隍土地。你想那等東西。敢請縣官乎。縣官且請不得。卻要請許多尊神來。這豈不褻瀆神明。這豈不得罪神明。○先生南遊。見楚人劉青山。好施財飯僧。問何所求。曰。求來世不失爲人面目耳。先生曰。人盡人道則爲人。使果有輪回。則我等自然百世不失乎人。今僧已叛人倫。棄人道矣。輪回於伊未保何如。而向伊求人身乎。青山曰。如君言。西方之不宜行於東。兄燕人。何以來豫地。先生曰。非不通方之說也。翁劉氏。自當祀劉氏祖。不當爲李王祀祖。我天朝自有聖師。豈可師西方之佛乎。

闢邪說異

一老異端高姓者。問曰。語云。地須秋耕。人老修行。何謂也。先生曰。德見於事謂之行。人老則宜善者益勵其志。修其孝弟忠信之行。以終其德。惡者急悔其非。修其孝弟忠信之行。以圖晚善。非謂人老則當信奉妖神以求福利也。高聞言大感動曰。恨相見之晚。其意蓋謂老而不及改也。先生曰。人即八十。歸正而死。亦正鬼也。何晚之有。○或問佛氏謂人爲苦海。如何。先生曰。吾中國上有君臣之樂。下有父子兄弟夫妻

之樂。彼佛氏生於世。絕去君臣父子兄弟夫妻。而子然自苦於空虛寂滅之地。眞苦海也。而何乃以人爲苦海也。眞邪說。○或言三教歸一。先生曰。佛氏教人務死。仙氏教人貪生。吾儒教人生盡生道。死盡死道。一乎不一乎。○人問箕巒請仙事。先生曰。是鬼道也。吾儒惟當盡人道。父父子子倫常之外無他道。故曰道不遠人。故曰以人治人。○一僧怨其弟子歸倫曰。脫渠不信邪說。至今不去。愁甚不太平。先生曰。渠太平矣。只是汝不太平耳。以吾觀之。少年得復父子兄弟夫妻之樂。固人生快事。人生正道。雖耄耋還倫。縱不能望後嗣。只獲與祖父合葬一原。不亦美乎。而乃以渠爲信邪說。妄哉。○有老者約先生到寺中一坐。先生對以不往。老曰。勿太拘。先生曰。拘美德也。僕媿狂放未能拘。老者問。何如是道。先生知其好道而雜答曰。聞翁好道久矣。好道必君子。然好道須好正道。不正則非道矣。老曰。三教大道不可缺。先生曰。僕迂儒。止知一教。老曰。天地間三教久矣。先生曰。老子柱下史。尙在倫中。仙教始於關尹。佛教始於漢明。唐、虞、三代之時。皆未之聞。何久之有。老曰。上帝三淸。皆從三教定禍福。不可誣也。先生曰。誰曾見上帝而聞其言。老又述五眼六通之說。先生曰。何謂。老曰。無不睹無不聞也。先生曰。卽無不睹聞。終是兩耳兩目。不可言五六。若以形容其聰明昭格。則吾儒書經上說明四目達四聰足矣。老又言見過許多經卷。先生曰。僕聞邪書休看。凡外聖人之道以立言者。邪書也。然而嘗聞其說矣。彼以耳目口鼻爲六賊。夫謂之賊。則必割截其耳目。窒塞其口鼻。然後可以除賊。何如吾儒非禮勿視聽言動。但使之各還其天則乎。彼以爲慈悲普渡。彼視其生身之父母同生之兄弟。皆斷喪而不恤。殘毒甚矣。又何假慈假悲之多也。

附同人闢異語二條

王法乾先生見持有準提戒者詰之曰何爲其然也其人曰欲祝子曰嘻異哉自古多男者惟文王文王修德行仁則百斯男祝子者法文王則幾矣今顧奉釋氏無後之教豈不益絕乎何爲其然也○路驤皇先生曰道以倫常爲準夷齊之爲人近於矯者也孔子仁之孟子聖之以其重父母重天倫重君臣之義也楊朱高士墨翟仁人也而孟子直斥之曰禽獸以其無父無君也禽獸之與仁聖相去遠矣而其辨豈有他哉倫常焉耳然則論佛道之是非邪正者亦以倫常斷之而已夫佛世嫡也而棄其家可不謂之無父乎佛匹夫也而抗天子可不謂之無君乎楊、墨之行各有其一而佛則兼之楊、墨猶形迹相近而佛則居然爲之而無所忌憚矣以是言佛仁耶禽獸耶今之奉佛者豈以其道爲可奉乎則何不棄而親背而君離而夫婦以從所謂佛也者既不忍棄而親背而君離而夫婦固已知其非正矣知其非正而崇奉之可異也昔傅尚書弈之折蕭瑀曰蕭子不生於空桑奈何遵無父之教一言而佛之罪定矣

鍾鋐曰風俗之不淑人心爲之也人心之不正異端害之也吾見鄉民惑於異端焚香聚會者十百爲羣男女雜遝者夜以繼日相暱相親逾於骨肉而父母兄弟反視若路人家多不梵刹之寺菴人盡不削髮之僧尼少年婦女出門上會而不恥異姓男子入室並坐而言歡將先聖王分內外別嫌疑之禮制蕩滅殆盡目擊心傷令人扼腕安得同志之人一唱百和皆以我先生之心爲心辭而闢之不遺餘力教人省上會工夫加在莊稼則莊稼多獲把做會食物孝養父母歡悅改祠邪神者祠其先靈朔望

節令。焚香拜獻。則先靈無餒鬼。這便是善。這便是修善。又何必從異教。以求所謂善哉。今人於元旦。必家設天地三界棚。是以庶人而僭天子也。曾謂天地不如林放乎。是亦沙門所簧鼓也。錢自從學習齋。今五十年不設此棚。僧道疏頭。併棄不用。惟宅中立五祀神堂。但家不便。不克如先生分時致祭。惟於元旦合享。齋戒沐浴從事。祖考祠前。則朔望節令必拜獻。忌辰出主若初喪。必誠必敬。不敢草率。凡以遵我先生之教。一惟緣分自盡。從未嘗於非鬼前略有媚奉也。尹元甫曰。闢異錄淺處切脈。卻是深處下針。巽言法語。無非救世婆心。雖反經有待。而言距如此。亦可望人其人矣。

陽宅闢謬

梅漪老人撰

本館據咫進齋叢書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陽宅闡微

陽宅闢謬

梅滄老人撰

總序

山龍平壤之書。汗牛充棟。絕鮮眞傳。杜陵蔣大鴻氏出而正之。撰有辨正一書。苦口婆心。昌言救世。今雖僞託紛紜。異說又熾。而薪傳所寄。間有其人。至於陽宅。裕後蔭身理宜首重。乃杜陵非無指授。以世無刊本。遂失其傳。俗學榛蕪。日滋日甚。其言近託筠松。遠誣黃帝。侈陳禍福。駭人聽聞。誠使之自述其本源。且憒然不知爲何義。彼於人世禍福。安能盡知。卽有一二言之偶中者。所謂是亦多言。豈不或信也。要之造化眞機。原不許傖父操南車謀衣食者所皆曉貫。余獨閔世之士大夫及一二有道君子。或亦迷惑其說。甚且推波助瀾。所以流毒生民。且未有艾。故特舉俗師所謂秘傳者。一一糾正其說。非敢夸爲獨是。亦以告同志。庶不爲所誤云爾。

辨八宅一

盈兩間皆氣也。天地所以絪縕者此氣。生人所以蔭育者亦此氣。陽宅無龍可言。其所乘者氣耳。故氣在何方。則宅使爲何卦。俗術乃以坐坎卽爲坎宅。坐震卽爲震宅。以之分禍絕生延。定紫白飛弔。詎知坐宮靜體。何氣可言。余以爲宅居於北。則南離之氣斯眞。宅在於東。則少女之風立至。如聖人南面而聽。則其

位在坎。而易乃言取離。古者社主北向。則其位在離。而禮反言主陰。是也。又八卦宅法云。氣口反爲初。則生死榮枯。尤在開門引路。此理明白昭著。無待多言。俗學於定宅之法。先不能知。大本既離。百無一當。宜其支離錯謬。荒唐無據也。

辨東西宅二

俗學又有東四宅西四宅之分。其法以坎、離、震、巽爲東。宜東四命。乾、坤、艮、兌爲西。宜西四命。或又言東四命宜居西四宅。開東四門。西四宅宜居東四宅。出西四門。其說先不能畫一。余於此定卦之旨。已不能明。用天體則宜乾、巽分疆。用地正則以坎、離定界。今乃昏亂錯雜。無例可言。或言長男長女中男中女合爲一卦。兩老兩少合爲一卦。陰陽均平。以此爲義。所由起然氣有盈朔有虛。天有奇度。歲有過差。陰陽之機。豈能齊一。要之東西分卦之法。其原出於先天。根於洛書。原自有眞傳正訣。而並非如俗術東西四宅之云云耳。

辨九星三

八宅既分。於是又有抽爻換象之術。其法以本宮爲伏位。兼主輔弼二星。因從上爻變起。一變爲生氣。貪狼木。如坎上爻變爲巽。是生氣。再變中爻爲五鬼。廉貞火。如巽中爻再變爲艮。是五鬼。再變下爻爲延年。武曲金。如艮下爻再變爲離。是延年。又變中爻爲六煞。文曲水。如離中爻又變爲乾。是六煞。又變上爻爲禍害。祿存土。如乾上爻又變爲兌。是禍害。又變中爻爲天醫。巨門土。如兌中爻又變爲震。是天醫。又變下

爻爲絕命。破軍金。如震下爻又變爲坤。是絕命。八宮皆如此例。試問初變何以當爲貪狼。再變何以當爲廉貞則其本原不可得而知也。斗爲帝車。斟酌元氣。輔弼二曜。隱扶斗綱。生人繫命。皆在於此。故以九曜分配九宮。實與洛書相爲表裏。今乃將輔弼合幷八星混配。與昔聖人畫井分州之義。先已刺謬。又焉知定卦審星。無窮妙用乎。亦有用此術而忽焉曲中者。是乃偶與時會。而非其術之靈。世人切莫誤會也。

辨層星四

又有層層進進辨高低之法。如坎宅離門。離爲坎之延年。卽第一層從武曲金翻起宜高。次層文曲水宜低。三層貪狼木又宜高。四層廉貞火又宜低。五層巨門土又宜高。八宮皆如此例。更有動宅靜宅之別。如宅不止五進。則一層爲武曲金。二層更爲破軍金。三層爲文曲水。四層爲貪狼木。五層更爲左輔木。（左輔本金術家屬木。）六層爲廉貞火。七層爲祿存土。八層更爲巨門土。九層爲右弼金。此謂動宅。八宮亦皆如此例。九星傳變。忽減忽增。全出杜撰。總之離門之爲武曲金。已屬臆配。則其餘不待辨矣。宅形以勻整爲貴。端方周正。全吉之宅也。偏頗昂陷。帶凶之宅也。余所聞於先哲者。如此而已。安得有高低之辨哉。

辨閒星五

層星既已不經。閒星更爲荒誕。其法分乾、坤、坎、離爲淨陽卦。第一層從西南數起。如五閒一進。則極西南爲一白。次二黑。次三碧。次四綠。東南一閒爲五黃。第二進西南爲六白矣。震、巽、艮、兌爲淨陰卦。第一層五閒從東南數起爲一白。至極西南爲五黃。第二層東南亦爲六白矣。既以坎、離、震、巽爲東四卦。乾、坤、艮、兌

爲西四卦。又以乾、坤、坎、離爲淨陽。震、巽、艮、兌爲淨陰。其說顯相矛盾。不攻自破。且坤、離陰卦也。而忽稱陽。震、艮陽卦也。而忽稱陰。更不知於易何據。余以爲物物一太極。則全宅有一九星。每間卽各有一九星。只須門路全在吉方。則此房便吉。若門路全在凶方。則此房便凶。而必無一房各得一星之理。余甚哀世之挾術謀生者。以之自試。適以召殃。以之行世。兼致流毒。故不惜諄諄以告人者此耳。

辨八卦生克六

八卦五行。出於漢人筮法。與地理全不相涉。蔣氏於辨正書中。已糾其謬。今乃以坐北坎宅。卽以一坎飛入中宮。坤在乾。震在兌。巽在艮。五黃在離。乾在坎。兌在坤。艮在震。離在巽。以此推五行生克。定八卦吉凶。八宮皆如此例。試思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本本元元。同歸太極。安得有此卦克彼卦。此卦生彼卦之理。今卽以易言之。乾、坎相生。而其卦爲訟。震、兌相克。而其卦爲隨。又如火金相制。而卦反爲同人。水火互傷。而卦反名旣濟。則聖人不以八卦言生克明矣。生克之理。根於圖書。河圖以順行相生爲體。洛書以逆行相克爲用。萬物必賴相克。其用斯章。木克土而百穀用成。金克木而宮室斯建。火克金而器用咸資。土克水而江河順軌。天地之理。何嘗以相克便爲凶乎。天元妙用。自有樞機。故當其吉則卦卦皆吉。當其凶則卦卦皆凶。而必不於生克二字討消息。願與世人明切而言之。

辨命宮納音七

男女生命。各有坐宮。男從坎宮起上元甲子逆行。女從中宮起上元甲子順行。時師審命配宅。最所尊重。

其實全無左驗。嘗有宅居初年安吉而後忽衰敗者。亦有初年困頓而後忽昌熾者。人同此宅。宅同此向。何以先後遽不侔乎。又如一家子姓蕃衍。富壽吉昌。所居即此一宅。未必東宅皆東命西宅皆西命也。何以福蔭乃同受乎。余以爲沃衍之壤。庶彙咸滋。斥鹵之區。嘉穀不植。故有命與宅合而獲吉者。亦有命與宅合而反得凶者。其辨在善乘生氣而已。至於納音。本於律呂。詳於風角。祿命用之。已爲假借。地理用之。更涉支離。所謂東牽西掣。多歧亡羊。總由生克二字。橫梗胸中。用之不靈。不得不多爲之途。以求倖中。智者所不取爾。

辨神煞八

又有吉凶諸神煞。創自術家。繁亂紛紜。拘而多忌。嘗考公劉豳居胥宇。祇相陰陽。衞文望楚作宮。惟言星日。則方位之神煞。固涉荒唐。即時日之神煞。都由僞造。詎知宅運吉、則雖凶煞不靈。宅運凶、則雖吉神無效。榮枯生死。須辨天心。蔣氏所謂游年卦例。禍福不兆。豈欺我耶。惟橋梁衢路。殿宇隅風之類。此乃目前眞正神煞。不可不辨。其餘空談神鬼。悉可舍旃。又如宅體本吉。而於煞方誤加修建。亦能致殃。此則卜宅所當究心者矣。

辨龍虎九

形家之有四獸。其說本於天象。蓋借二十八舍爲前後左右之名也。蒼龍白虎。分布東西。吉凶初無定氣。今人動以青龍爲吉。白虎爲凶。未知於經何據。斯干之詩曰築室百堵。西南其戶。言西戶則不以白虎爲

凶可知。且如向南立宅。以東方應木而主生。以西方應金而主殺。因是尊左絀右。說猶可通。至坎、震、兌之宅向。亦用此例。則更無義可言矣。俗師沿襲謬論。每恣言禍福以惑人。彼於至近極淺之理尚不能窺。又況與之言精奧哉。余則一言以斷之曰。無稽之言勿聽而已。

後論

地理爲形家之言。故其學以形爲重。山有斜正妍醜。水有朝抱分飛。地有方圓破碎。路有環繞衝射。田塍有向背斜穿。溝渠有迎注傾洩。必皆逐件體察。形勢既得。然後格以羅經。局乘生旺。氣辨純清。此爲一定之法。今人置形勢而專言理氣。未免捨本求末。乃其所謂理氣者。又不過禍絕生延之訣已屬舛謬。近更有乾坤法竅一書。拘文牽義。定卦分星。其實皆出臆說。是所謂不知而作者也。余懼其貽害後人。故不得不附辨之。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存人編及其他二種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長沙南正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本書校對者董雲霆王玉池）

G一五七二上